

# 超级中学：提高抑或降低 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

郭丛斌 徐柱柱 张首登

**【摘要】**基于A大学2007—2017级的新生数据,将所占A大学录取比例超过省内平均水平两个标准差的高中定义为超级中学,通过构建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测量各省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并以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科分数线作为衡量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测度指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平均占据了A大学34%的录取机会,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内地有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西部省份长期保持一所高中一家独大的局面,而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则会出现三所超级中学三足鼎立的态势;各省份教育垄断指数名次与理科一本线名次大体上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各省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为打破教育垄断,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严令禁止超级中学跨区域无限制招生的同时,还应该在提升弱势高中教育质量,引导学生与家长理性择校、提高高等学校专项招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付诸努力。

**【关键词】**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高中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郭丛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柱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张首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研究》(京),2021.4.37~5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0年度面上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研究:评价体系、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项目编号:72074012)的研究成果。

## 一、测量指标及模型设定

### (一)测量指标

#### 1. 超级中学的界定

在界定教育垄断指数之前,本文需要对超级中学进行操作化定义。垄断优质生源、优秀师资和超高的精英大学录取率是超级中学的主要特点。但从可操作性层面来看,生源质量和优质师资等指标难以量化且不易获取。鉴于此,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国内某重点大学最终录取计划的集中程度作为判断高中教育垄断和是否为“超级中学”的核心指标。<sup>[1]</sup>本文借鉴此方法,根据国内公认的顶尖高等学校A大

学2007—2017级来自31个省份的本科生源数据<sup>①</sup>,将A大学录取人数占比超出生源省份平均值两个标准差以上的高中定义为该省份的超级中学。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若某高中精英大学录取份额超过该省份平均值两个标准差以上便意味着,该校A大学录取人数排名在全省前2.5%以内。因此,用各省份超级中学所获得的A大学录取名额的集中程度能够反映各省份高中的垄断状况。

#### 2. 教育垄断指数

本文从高中培养结果的视角出发,将垄断的最终结果,即最容易为大众所关注和感知的精英大学

录取情况的集中程度,作为衡量高中教育垄断程度的指标,具有学术上的代表性和社会意义。故本文所讨论的高中教育垄断,实质上是超级中学等高中寡头对教育资源配置(精英大学招生计划名额)的垄断程度。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教育垄断指数(Educational Monopoly Index,以下简称EMI),具体公式如下:

$$EMI_{it} = \sum_k \left( \frac{s_{kit}}{s_{it}} \right)$$

$s_{kit}$ 式中为*i*省份*t*年超级中学*k*考入*A*大学的人数, $s_{it}$ 则是*i*省份*t*年考入*A*大学的总人数, $n_{it}$ 为*i*省份*t*年的超级中学数量。EMI实际上为省份内各个超级中学所占的*A*大学录取名额的比例之和。EMI值介于0到1之间,其数值越低,表示省份内超级中学对本省份精英大学录取计划的垄断程度就越低,该省份的精英大学生源分布相对均衡,其他普通高中就拥有更多的精英大学录取机会;其数值越高,则代表精英大学录取机会过度集中于省内少数几所超级中学,其他高中的精英大学录取名额则被大量挤占,当地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校际分布就越不均衡。

### 3. 高中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评价。<sup>[2]</sup>在一般的教育模式中,考试成绩确实是目前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并且在描述、测量、评价和解释教育质量方面都极具价值。<sup>[3]</sup>尽管近些年来考试成绩作为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但在教育产出和国际比较的研究中,它依然是衡量区域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考试成绩或分数更容易体现教育结果并且在解释生产率增长方面作用更大。<sup>[4]</sup>高考作为各省份衡量高中教育质量(产出)最为系统和客观的标准化测试,考生所获得的考试成绩可以较好地反映当地的教育质量。因此,每年由考试分数和招生计划共同决定的一本分数线及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较大程度上也是刻画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全国并不是所有省份统一命题,在试题内容、总分方面有所区别,故本研究从可行性角度出发,最终使用标准化后的总分(统一为750分)来进行分析和比较,并通过省份固定效应对省份间的试题差异进行一定控制。

当然,各省份一本分数线还与高考录取率有关。总体上看,各省份每年一本招生人数占高考总人数的比重虽然会有所变化,但整体相对稳定。例如,湖北省一本实际录取人数占实际高考总人数的比值2015年为14.4%,2016年为17.1%,2017年为14.1%;湖南省2015年为10.1%,2016年为12.0%,2017年为10.3%;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年为8.4%,2016年为8.7%,2017年为8.4%,变动幅度均较小。另外,尽管一本线的高低也与考生能力有关,但在统计意义上,同一省份内考生平均能力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不发生变化,可以通过省份固定效应给予控制。此外,各省份一本分数线也与每个省份高考改卷的给分标准及高考难度有关。有些省份高考改卷给分标准较高,批改较严,高考分数就相对较低;有些省份给分标准较低,批改较松,高考分数就相对较高。但各省份高考的给分标准总体而言相对稳定,每年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同样可以通过省份效应加以控制。教育测量学将考试难度分为绝对难度与相对难度,前者是专家对考题难度进行的综合预测;<sup>[5]</sup>后者则是指全体考生在某一试题上的通过率,在国内外的应用更广。<sup>[6]</sup>本文借鉴之前的研究思路<sup>[7]</sup>,使用二本分数线占高考总分的比值作为衡量高考难度的指标,该比值越大则表示高考难度越小,反之则难度越大。综上,在一本录取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控制高考改卷的给分标准及高考难度等因素的影响,各省份每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波动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年份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变化特点,用录取分数线的变化反映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东五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代表,其在各省份的录取分数线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高中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平。通过比较各大学历年高考分数线发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在各省份的录取分数线差距不大;同样,华东五校的分数线相差也不多。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选取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分数线分别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东五校的录取分数线水平,先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

线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而后再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所使用的各省份历年高考理科一本线和二本线、各高等学校理科录取分数线数据,主要收集自高等学校招生办网页、各省份招生考试院和高考网。

## (二)模型设定

为探讨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高考考生人数和考生能力、阅卷给分标准、高考难度、专项招生政策等因素后,各省份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该省份高中教育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加入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EMI_{it} + \gamma X_{it} + \text{Province}_i + \text{Year}_t + \mu_{it}$$

其中, $Y_{it}$ 是因变量,表示高中教育质量,如*i*省份*t*年高考的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 $EMI_{it}$ 表示*i*省份*t*年的教育垄断指数;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i*省份*t*年的普通高中均教育事业经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高考报考人数、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和高考难度,以控制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经济发展状况、考试难度等对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 $\text{Province}_i$ 为省份固定效应,可控制随省份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如各省份内的考生能力特质、高考改卷给分标准等; $\text{Year}_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间变化而不随省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上述变量的相关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官网发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全国教育统计年鉴》。

## 二、实证研究结果

(一)各省份超级中学对精英大学录取人数的垄断情况

### 1. 各省份超级中学数量的分布情况

本文根据各省份2007-2017年这11年超级中学的平均数量,将其划分为“单头垄断”(均值=1)、“双头垄断”(均值=2)和“三头垄断”(均值=3)三类,其中,属于“单头垄断”的有12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甘肃、青海、海南、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属于“双头垄断”的有13个省份,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如陕西、黑龙江、安徽、上海等地;属于“三头垄断”的有

6个省份,主要分布于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如江苏、浙江、北京、湖南、山东和河南。此外,甘肃、青海和海南11年来一直只有1所“超级中学”,说明这些省份的高中教育长期处于“单头垄断”的局面,当地高考高分段考生这些年始终被一所中学包揽。

### 2. 各省份超级中学对A大学录取机会的垄断情况

各省份历年的EMI均值在0.23和0.26处、0.32和0.36处、0.44和0.46处都有较为明显的波动。鉴于此,本文将各省份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分成四个层级:“轻度垄断型”(0<均值≤0.25)、“中度垄断型”(0.25<均值≤0.35)、“高度垄断型”(0.35<均值≤0.45)和“严重垄断型”(均值>0.45)。全国超级中学垄断指数的均值为0.34,这意味着从全国范围内来看,34%的A大学录取机会被各省份超级中学所瓜分。从四个垄断层级省份的分布来看,全国有26个省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辽宁、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3个省份属于“中度垄断型”;北京、天津、重庆这3个直辖市以及河北、陕西和黑龙江等9个省份,属于“高度垄断型”;青海、海南、宁夏和上海这4个省份属于“严重垄断型”。相形之下,属于“轻度垄断型”的省份仅有5个,主要是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和山东、安徽、河南等人口大省。也就是说,在我国内地31个省份中,超级中学包揽本省份25%以上A大学录取名额的省份有26个,占比高达五分之四以上,精英大学生源分布过度集中,超级中学造成的高中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

从EMI值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我国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在2012年有明显下降,EMI均值在2007年为0.35,2011年为0.36,2012年下降到0.33,2013、2014年均均为0.31,这可能与2012年国家实行的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有关。从各省份变化趋势来看,属于“高度垄断型”和“严重垄断型”的陕西、河北、吉林、甘肃、上海五省份的教育垄断程度日趋严重;而黑龙江、浙江和湖北的EMI值则呈现出下降趋势。此外,各省份EMI值与超级中学数量表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较之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超级中学数量更少,但其EMI值更大。其中,山东省属于“三头垄断”,其EMI均值全国最低,仅为0.13,意即山东省



内3所超级中学仅获得了本省份13%的精英大学录取机会;江苏、浙江和河南也都属于“三头垄断”,但三省均属于轻度垄断组,EMI均值均为0.2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海、海南和宁夏都是“单头垄断”,但其EMI均值分别为0.46、0.51和0.51,这意味着这三个省份的唯一一所超级中学占据了全省份一半左右的精英大学录取机会。

## (二)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基本情况

由于历年高考考生中理科生数量都占相对多数,且经计算发现历年高考文理科一本分数线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22),故本文以各省份理科一本线为例来分析探讨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相关问题。

一般来说,在统计意义上,某省份的普通理科一本分数线超过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说明该省份一本分数线排名在全国前25%以内。本文根据这一标准对全国普通理科一本线分为如下三个类型:一是历年一本线均值低于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下的为“低分录取”省份;二是历年一本线均值在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内的为“常规录取”省份;三是历年一本线均值在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上的则为“高分录取”省份。

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属于“常规录取”类型,涵盖东、中、西部地区的21个省份;属于“低分录取”类型的则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宁夏、贵州、新疆等5个西部地区省份;还有5个省份属于“高分录取”,如河南、河北、山东、广东等人口大省。此外,结合前文对教育垄断指数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与理科一本线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反,即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越高,省份内普通理科一本分数线越有可能会随之下降。当然,也有部分省份例外,如河北和上海,这可能由于这些省份的考生能力和高考阅卷给分标准与其他省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它们在出现“超级中学”之前分数线就一直很高,且每年都比全国一本分数线平均值高出20分以上。

## (三)教育垄断对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

### 1. 教育垄断指数对各省份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的影响

如下页表1所示,模型(1)呈现了只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时,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高中教育

质量的影响,模型(2)~(6)在(1)的基础上,将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高考难度、人均GDP等控制变量<sup>②</sup>依次纳入模型,所有模型的因变量均为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总体来看,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分数线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仅加入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时,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分数线的负向影响最大,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理科一本分数线将下降39.4分。当模型(2)中加入高考难度后,模型的解释力由74.8%上升到87.5%,教育垄断指数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39.4下降到15.9,说明高考难度对理科一本线也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线的负面影响。当依次加入高考报考人数、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人均GDP、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等控制变量时,教育垄断指数的回归系数符号不变,大小略有波动,但模型的拟合效果越来越好。模型(6)中,在控制省份内教育、经济等因素的情况下,教育垄断指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理科一本线显著下降15.6分。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各省份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其原因可能在于,超级中学因垄断了本省份最为优质的生源和师资,获得了大量经费投入,教学质量越来越高;与之相反,非超级中学,尤其是一些弱势县级高中则因为教育资源投入不足,优秀生源和师资流失,教育质量越来越差。由此造成省份内考生高考成绩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即少数超级中学考生的高考分数越来越高,但占考生绝大多数的弱势高中学生的分数则不断下降。而以一本分数线为代表的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质量,并非是由超级中学的优秀学生决定的,而是由人数更为众多的县级高中来决定的,它们教育质量的降低必然会导致全省一本分数线的普遍下降和全省高中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

从各控制变量来看,高考报考人数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的增加、高考难度的降低以及人均GDP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各省的理科一本分数线。其中,各省份人均GDP每提高1 000元,则理科一本线会增加0.7分。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家庭高中教育投资也会有所增多,有助于提升考生高考成绩;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人均GDP较高的省份通常基础教育水平较好,考生整体水平也相应较高,相对而言高考成绩更好。因此,代表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理科一本线也会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尽管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线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缓解各省份的教育垄断程度,进而会相应地改善省份内教育质量,但其实际影响作用甚微(回归系数较小且不显著)。此外,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对理科一本线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现有高中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弱势高中办学经费不足的困境,弱势高中办学质量并未得到提升。

2. 教育垄断指数对各省份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影响

前一部分通过分析教育垄断指数对一本分数线的影响,揭示了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总体水平的影响,除此之外,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可能还会对代表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最高水平的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建立了以北京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为因变量的模型。与理科一本线的回归结果相似,教育垄断指数对北京大学理科录取线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而高考难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一负面影响,当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高考难度变量时,教育垄断指数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由25.6下降至19.6。模型(6)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模型的解释力从0.631增加到0.704,教育垄断指数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25.6减少至21.0。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北京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显著下降21分,比理科一本分数线下降的幅度(16分)足足高出5分。可见,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不利于各省份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最高水平的提升,且这种负面影响比对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总体影响还要更大一些。

为进一步检验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对各省份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还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另一所精英大学的代表,将其理科录取分数线作为模型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也会显著降低21.5分,下降幅度与北京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基本相同。这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论较

表 1 各省份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录取线的回归结果<sup>③</sup>

| 变量               | (1)<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2)<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3)<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4)<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5)<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6)<br>理科一本录取线         |
|------------------|-----------------------|------------------------|------------------------|------------------------|------------------------|------------------------|
| 教育垄断指数(EMI 值)    | -39.442**<br>(16.146) | -15.914*<br>(11.462)   | -16.160*<br>(11.481)   | -18.686*<br>(11.437)   | -15.795*<br>(11.349)   | -15.628*<br>(11.353)   |
| 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千元)   |                       |                        |                        |                        |                        | 0.359<br>(0.390)       |
| 人均GDP(千元)        |                       |                        |                        |                        | 0.562*<br>(0.199)      | 0.665*<br>(0.228)      |
| 高考报考人数           |                       |                        |                        | 0.000*<br>(0.000)      | 0.000*<br>(0.000)      | 0.0000*<br>(0.000)     |
|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     |                       |                        | 0.219<br>(0.358)       | 0.204<br>(0.355)       | 0.243<br>(0.385)       | 0.138<br>(0.402)       |
| 高考难度             |                       | 397.425***<br>(22.918) | 395.686***<br>(23.117) | 405.608***<br>(23.297) | 395.858***<br>(23.281) | 399.960***<br>(23.708) |
| 常数项              | 531.205***<br>(5.501) | 288.242***<br>(14.537) | 289.878***<br>(14.796) | 302.133***<br>(15.533) | 277.733***<br>(17.613) | 274.966***<br>(17.870) |
| 省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观测数 <sup>④</sup> | 338                   | 338                    | 338                    | 338                    | 338                    | 338                    |
| R <sup>2</sup>   | 0.748                 | 0.875                  | 0.876                  | 0.878                  | 0.881                  | 0.882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中显著性水平:\*\*\*p<0.01;\*\*p<0.05;\*p<0.1,下同。

为可靠。

综上所述,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全国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且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精英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各省份理科一本线的影响。也就是说,与对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总体影响相比,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本省份最高水平的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一本分数线是由省份内数量众多的县级高中考生的平均水平决定的,随着省份内教育垄断的加剧,县级高中的教育质量下滑,故整体一本分数线出现下降。其次,由于超级中学通常并不能垄断全部的精英大学录取机会,本省份的精英大学(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往往是由县级高中或普通地市级高中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考生分数所决定的。在县级高中或普通地市级高中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尽管他们的优秀学生仍能考入精英大学,但他们的分数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最后,为培养能考入精英大学的学生,县级高中或者普通地市级高中往往是“集全校之力”对其重点关照,省份内教育垄断程度的加深意味着省份内多数最优质的师资和生源都流动并聚集于超级中学,而师资和生源的流失对于县级高中或普通地市级高中的最高水平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严重的。与之相比,一本线涉及更多学生的平均水平,其所受到的教育垄断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较大规模的一本招生人数所稀释,因而体现得不如精英大学分数线那般明显。

###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考试机器加工厂”“尖子生掐光、好教师挖光、清北指标占光”等超级中学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关于超级中学的利弊,学界也有诸多讨论。支持者往往以弱势地区的超级中学为例,将其定义为本地教育的摇篮。<sup>[8]</sup>反对者则认为,仅靠几所超级中学提升区域教育质量不太现实;<sup>[9]</sup>相反,超级中学不利于一般高中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教

学质量,严重影响了当地整体办学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sup>[10]</sup>为解答超级中学对各省份高中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7年A大学本科生数据,将所占A大学录取比例超过省份内平均水平两个标准差的高中定义为超级中学,通过构建教育垄断指数来测量各省份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以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北京大学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科分数线分别作为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总体水平和最高水平的测度指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超级中学教育垄断对各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内地有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在西部省份长期为一所高中单头垄断,在大部分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为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超过三所超级中学的主要是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各省份教育垄断指数名次与理科一本线名次大体上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随着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且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精英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各省份理科一本线的影响。如何较好地量化定义超级中学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话题。本文使用A大学的录取机会来定义超级中学,尽管存在对超级中学刻画不够全面、单一强调升学率等问题,但也较为客观地制定了超级中学的标准,同时也符合社会各界对于超级中学垄断升学机会的认识。

事实上,决定一个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绝对不是少数几所超级中学,而是占一个省份绝大多数的县级高中及普通地市级高中等非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光辉形象的背后,是以牺牲本省份县级中学的发展空间、县级中学的教育质量,拉低全省份总体教育质量为代价的。而这些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的整体下降最终会引起本省份高中教育质量的全面下滑。一方面,这些弱势高中在超级中学的挤压下,陷入优秀生源与骨干教师流失、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发展困境,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每年极低的一本上线率与超级中学的超高“北清录取率”形成的强烈反差,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地学生与家长,乃至地方政府对



其教育质量的不良印象;随着时间积累及各类教育资源投入的两极分化,县中日趋没落,超级中学愈发超级,省域内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教育生态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县中等弱势高中在高考成绩上的长期弱势表现,其在家长与学生心目中的口碑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本校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好苗子都走了再怎么办也办不过超级中学”等悲观情绪在弱势高中蔓延<sup>[1]</sup>,这些使得提升县中教育质量的难度巨大,从而也会进一步挫伤地方政府投资县级高中教育的积极性。此外,县级高中是弱势家庭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主要渠道,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的下降将会严重阻碍弱势家庭子女的代际流动,长此以往将会造成阶层固化,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综上所述,要想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必须限制超级中学对省份内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垄断和集中、打破“唯分是举”的一元化评价模式、引导学生和家长理性选择教育资源、增加各类专项计划招生名额等,让各类高中在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下开展有序竞争。对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生与家长以及高等学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真正做到杜绝“校中校”,严令禁止公办学校以民办学校名义进行跨市、县招生。从超级中学形成机制来看,跨区域无限制招生是保障其能够选拔全省份范围内优秀生源,并借此保持极高的“北清录取率”,获得学生与家长追捧,顺利进入良性循环的最主要因素。如果没有全省份生源的补给和支持,很多超级中学也就不再超级,其高考神话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打破超级中学对全省份优质生源的垄断,首先要规范这些学校的招生行为,严禁公办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跨区域无限制招生等行为。

第二,综合评价高中教育质量,推动高中多样化发展。现阶段,一本上线率,尤其是“北清录取率”不仅是社会各界评价一所高中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热衷追求的教育"GDP"。因此,一方面,改革“唯升学”的高中教育质量评估方式,对区域内高中进行兼顾学校办学基础与办学特色的增值性评价,支持与鼓励不同层次高中突显亮

点,办出特色。这不仅有利于促进高中多样化发展,形成各类高中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还能引导社会各界在综合评价高中办学质量与水平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个性化需求的高中阶段教育。另一方面,对区域内所有高中的增值性评价还能引导教育主管部门均衡分配各类教育资源,避免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改善弱势高中办学条件,促进区域内高中开展公平有序竞争。

第三,做好弱势高中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让好教师留得住、新教师招得来。除优质生源流失问题之外,优秀教师流失和新教师引进困难也是制约弱势高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需要加大弱势高中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实施教师薪酬激励政策,增加弱势高中教师收入;在职称评定、教师编制方面向弱势学校的优秀教师倾斜,保障学校有足够经费支持教师外出参加培训与交流活动。此外,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定期补充弱势高中师资队伍;同时鼓励弱势高中新入职教师工作三五年后报考在职教育硕士,并在报考条件与学费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真正让弱势高中做到“好教师留得住,新教师招得来”,从而缩小其与超级中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的差距。

第四,引导学生与家长理性择校,鼓励家长为孩子选择最合适的教育。我国古代的“孟母三迁”与现代版的“择校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基于同伴效应为孩子选择更好教育资源的真实写照。但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学业基础学生受到同伴能力提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高水平学生来说,拥有高能力同伴确实能够提升学业成绩;但如果学生本身的学业成绩较差,进入较高水平的学校反而不利于其学业发展。<sup>[12]</sup>因此,家长在选择学校时,应该综合考虑到学生学业基础,避免盲目跟风追求最好的学校。当学生与家长都开始理性看待超级中学时,超级中学学位“一票难求”、录取标准“水涨船高”的现象就会有所缓解,进而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高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最后,进一步增加各类专项计划招生名额,提高政策精准性与有效性。自2012年起,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我国陆续实施了面向农村等贫困地区的倾斜

性招生政策,如“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与“高校专项计划”,这些专项计划的实施增加了贫困地区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助于充分发挥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并且,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故应该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增加招生名额。但近些年上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催生了类似于超级中学的“最强县中”。2017年,河南省郸城县的郸城一高与光山县的光山二高,共获得了河南省当年近一半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家专项计划投放名额。<sup>[13]</sup>另有研究发现,2017年,仅占全国高中总数的0.7%的108所高校中,占据了当年全国高等学校专项计划35%的录取名额。<sup>[14]</sup>这一结果与政策制定初衷相背离,严重损害了大部分弱势家庭子女的利益。因此,在继续推行各专项计划的同时,还需考虑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避免各类专项计划招生指标向少数学校聚集,被少数学校垄断。

#### 注释:

①A大学学科齐全,综合实力是国内外公认的精英大学,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均处于国内前列。

②数据分析表明,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人均GDP等相关控制变量之间的协方差非常小,故大致可以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可以用于后续的回归分析。下同。

③由于2017年浙江和上海实施了新高考,在实际回归分析中对两省份2017年数据进行了缺失值处理。另外,因为上海、浙江、江苏和海南等省份的高考成绩满分并非750分,故此处进行了线性转化。下同。

④由于部分省份某些年份的理科一本线和北京大学理科录取线存在缺失,故文中各回归模型中的观测值略有差

异。下同。

#### 参考文献:

- [1]黄晓婷,等.“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以K大学学生学业表现为例[J].教育学术月刊,2016,(5).
-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893.
- [3]Campbell, D. T. Focal Local Indicators for Social Program Evalua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6, (2); 秦玉友.用什么指标表达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指标的选择与争议[J].教育科学文摘,2012,(3).
- [4]Hanushek, E. A.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 Developed Country Evidence[M]. Oxford: Elsevier, 2010. 407-411.
- [5]柳博.预估难度:一种自学考试的试题难度确定方法[J].中国考试(研究版),2007,(7).
- [6]朱德全.教育测量与评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4.
- [7]郭丛斌,等.中国高考难度:大些好,还是小些好——从县市高中学生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公平的视角[J].教育研究,2020,(2).
- [8]崔梦恬.多维视野下的“超级中学”现象解析[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7.10-11.
- [9]甘莹,刘俊仁.教育公平视域下“超级中学”现象探析[J].教育探索,2015,(2).
- [10]谭夏妮.超级中学的治理:合理引导教育投资行为[J].现代教育科学,2017,(2).
- [11]熊丙奇.超级中学战略制造了“零一本”的县中[N].中国青年报,2017-09-14.
- [12]杨朴.同伴特征与初中学生成绩的多水平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4).
- [13]财新周刊编辑部.逆袭清北不止靠分数:一所贫困县中学的秘诀[EB/OL].<http://weekly.caixin.com/2019-10-12/101470218.html>.
- [14]李立国,吴秋翔.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到发展平等——基于我国倾斜性招生政策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0,(3).